後漢書集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書三十三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朱氏出自曹姓周武封于邾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朱氏世居沛國相縣前漢大司馬長史朗生浮前書云大司馬董賢死尸埋獄中賢所厚吏沛人朱朗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辠擊殺朗也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迺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集解蘇輿曰光武至薊見彭寵不平以問浮浮對見寵傳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武陽侯集解先謙曰官本作舞陽王會汾云監本作武陽宋本作舞陽案舞陽屬潁川郡武陽屬犍爲郡又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矦國當建武之初徐兗未平蜀漢爲公孫述所據則此所封者當是潁川郡之舞陽從宋本爲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迹風化之迹也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王岑

之屬以爲從事岑後爲梁州牧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迺多
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
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謂甲兵儲糧也左傳曰蒐軍實也不從其令浮性矜
急自多矜誇多自取也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頗有不平因以峻文
詆之峻嚴切也詆誣也集解何若瑤曰前書汲黯傳注詆毁辱也似更協寵亦很强兼負其功嫌怨
轉積集解蘇輿曰孔融傳操與書云彭寵傾亂起自朱浮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
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之遂大怒
集解官本考證云一本闕下無之字不成句今仍監本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質正也曰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
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及莊公即位武姜爲之請京使居謂之京城太叔旣而太叔將襲鄭公命子封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出奔共也伯通以名字典郡伯通彭寵字也以名字顯著也集解惠棟曰李善云名字謂聲遠聞也漢書云陳遵張竦俱著名字有佐命之功光武初鎮

河北寵遣吳漢等發步兵三千人先歸光武及鄗邯鄲寵轉食前後不絕也臨人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集解王補曰李善注言朱浮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集解王補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光武賜寵號大將軍故云任以威武也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柱石以屋為喻也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左傳曰趙盾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曰三日不食矣食之後晉靈公欲殺趙盾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盾媵母未詳也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寵為漁陽太守建忠侯大將軍故帶三綬集解惠棟曰李善云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臥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梟鴟即鴟梟也其子適大還食其母說文云不孝鳥也捐傳世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

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耿況字也況爲上谷太守初與
寵結謀共歸光武也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
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集解惠棟曰李善云白頭豕未詳周壽昌曰蓋此是俗諺也初學記
二十九引東觀記同案黃河以北豕皆黑毛無白者至南方則豕多黑白相雜亦有純白者故有遼東白頭豕云云至今驗之猶然
也異而獻之行至阿東集解先謙曰官本作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適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
其埶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
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柰何以區區漁陽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小也而結怨天
子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多見
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
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集解官本考證曰監本作自損顧炎武曰損當作捐今從改先
謙曰案文選亦作捐內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浮密奏寵上微之讒妻勸寵無應徵

又與所親信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也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愈猶益也攻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爲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爲帝怠於敵不能救之迺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爲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爲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左傳曰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仁而好士食客三千人公子姊爲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秦兵遂解也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爲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旣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集解先謙曰從

與縱同猶放也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之後猶自征匈奴陳豨黥布等也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鄭玄注周禮曰弛釋下也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集解惠棟曰王莽傳云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畔援猶跋扈也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執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迺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兵長兵之長帥也浮恐不得脫迺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搆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集解通鑑考異案浮傳明年乃

爲尚書令蓋追劾之帝不忍㠯浮代賈復爲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帝㠯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爲陽爲上爲尊爲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鴻範別災異之文鴻範尚書篇名箕子爲武王陳政道陰陽之法災異卽咎徵之類也皆宣明天道㠯徵來事者也徵驗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宥生人宥寬也集解惠棟曰孔平仲云宥合作佑王補曰莊子在宥篇云聞在宥天下蓋宥亦訓保義不必作佑孔說太拘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輒見斥罷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淮南子曰聖人見是非若黑白之別於目淸濁之形於耳也然㠯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功最也尚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

官至名子孫因爲氏姓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音義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而不轉職今倉氏庫氏因以爲姓即倉庫吏之後也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爲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見論語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

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刺舉即州牧也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埶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集解王補曰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此言漢興接秦之弊耳及孝武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閒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浮言諸王外戚或乘牛車齊於編人則其失勢甚矣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使者刺史也續漢志曰每州有從事秩百石耳目謂令采察也平謂平決也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

褒貽後王也貽遺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重猶愛惜也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閏天道迺備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一年十二月除小月六日即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是爲每歲日行天餘一十一度四分度之一不匝一年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故三年即餘三十三日四分日之三閏一月又小是五年即得再閏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況人道哉臣浮愚戇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迺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舍橫學也或作黌義亦同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雍和也書曰黎民於變時雍乃勉勸也尋博士之官爲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畿王畿夏華夏也漢官儀曰博士秦官也武帝初置五經博士後增至十四人太常差選有聰明威重一人爲祭酒總領綱紀其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

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集解惠棟曰注世別本作卅音先合反洪頤煊曰通典卷二十七引後漢督郵板狀文俱同惟闕與下有師事某官經明受謝見授門徒尙五十人以上正席謝坐三郡三人二十六字張酺傳郡吏王青者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前書薛宣傳宣子況賕客楊明令創申咸面目使不居位此皆身有金痍不得保舉之證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劉歆移書太常曰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與音預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爲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賣國恩以爲威福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集解洪亮吉曰案馬援傳是年帝收援新息侯印綬故浮徙封也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陵轢猶欺蔑也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單辭謂無正據也書曰明

膚于單辭顯宗大怒賜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獲得也尙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內之心優游謂優柔也四凶者鯀共工驩兜三苗左傳曰舜流四凶族今云堯者舜爲堯臣而流之也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殛誅也音紀力反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浮子承下邳太守

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史記魏置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理百官親萬人實府庫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人不敢東向韓趙賓從子孰與起田文曰不如子吳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田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吳起默然良久曰屬之於子矣田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上也吳起方乃自知不如武帝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弊中國上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三謂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事見論語籩豆之事則

有司存籩豆禮器也小細之務有司所主非人君之事也而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課

覈三公課其殿最覈其得失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至有誅斥詰辱之累任

職責過一至於此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賈誼曰廉恥禮節以繩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是時人告周勃謀反繫長安卒無事故誼以此譏上也朱浮議諷

苛察欲速之弊然矣論語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以光武帝明察煩刻故引之焉得長者之言哉前書龔遂為渤海郡太守王生謂遂曰君即見上問君何以化渤海宜曰聖主之力非小臣之力也既至前上果問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也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則似以朱浮議諷為長者之言也然上言追感賈生之論不亦篤乎又云焉得長者之言詞意相同恐未然也范于循吏傳序云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亦規諷殷勤以長者為言而不能得其意謂二帝不能崇長者之治與此論略同也先謙曰文長者上少一此字致與論紛然然范無它意也自本聖主之力作聖主之德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因以氏焉東觀記曰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菜馮城因以氏焉魴父名揚也集解劉攽曰食菜馮城菜菜當作采音乃為菜耳

秦滅魏遷於湖陽爲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畔魴迺聚賓客招豪傑作營壍㠯待所歸（待眞主也）是時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兄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欲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㠯死任之卿爲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集解先謙曰官本全上有得字）死無㠯爲報恩（集解先謙曰恩字當衍）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賊城中（集解何焯曰皆下當有在字）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慙不敢復言魴自是爲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臺（即南宮雲臺也）拜虞令（虞縣屬梁國本虞國舜後所封之邑今宋州虞城縣也）爲政敢殺伐㠯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

園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集解〕洪亮吉曰：案水經注引漢書「世祖自潁川往梁瞿鄉，馮魴先詣行在所」，引蓋爲謝承等書。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鬄剔，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鬄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上詣紀氏，羣賊自降」。負鈇鑕，說文曰：「鈇，剉刃也。鑕，椹也。」音質。〔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公羊傳「加之鈇質」，何休云「要斬之罪」，崔浩云「質，斬椹也」。又郭璞注三倉云「質，莝椹也」。將其眾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所無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爲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衞尉事。還，代張純爲司空，賜爵關內侯。二年，帝崩，使魴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

三百五十戶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魴性矜嚴公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用十四年詔復爵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王玦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東觀記曰敕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上領南宮吏士保給牀蓐子孫得到魴所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保下有官字王會汾云宋本毛本皆無官字案文義當云領南宮吏士給牀蓐保字疑衍否則有缺文先謙案今本東觀記領南宮吏士下有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若向南者多取帷帳東西完塞諸窗望令緻密卅三字無保給牀蓐四字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案獲嘉顯宗長女名姬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九月戊子帝幸其府十二月丙申乃還宮與此異賜駮犀具劍佩刀以班犀飾劍也集解
先謙曰東觀記同初學記二十引謝承書作駮犀玉具劍紫艾綬艾卽盭綠色也其色似艾玉玦各一半環曰玦
以飾帶也拜子世爲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
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它縣租稅足石令如舊限足音卽諭反歲入穀
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祿勳遂代楊震爲太尉及北鄉侯立章帝孫濟北惠
王壽之子懿也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尚書事順帝旣立石與熹
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復爲衛尉卒子代嗣集解劉攽曰子世爲郎子代嗣
案世本名代前拜爲郎時作世後嗣立時作代蓋後人見其名疑代以爲避太宗諱所改遂還作世而忘其後尚皆作代也今前後
不同遂似兩人當定從一所以知世卽代者拜家一人爲郎必是長子自然嗣立者非他人也代卒弟承嗣爲步
兵校尉石弟珫珫音光和帝時詔封楊邑侯集解劉攽曰案侯國絕而復續者皆曰紹封前
後非一今此曰詔誤亦以石龍官至城門校尉卒子蕭嗣爲黃門侍郎集解先謙
曰東觀記云斷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東昏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東昏屬山陽郡俗本爲緡者誤也
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集解惠棟曰王充論衡云
子大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匹練狀經天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與天通及長長八尺六寸
要帶十圍力能扛鼎說文曰扛鼎横關對舉也扛音江少爲戶牖亭長集解惠棟曰戶牖陳
留東屬鄉也時王莽貴人魏氏謝承書曰莽貴人魏氏以椒房之寵威傾郡縣賓客放從集解劉攽
曰案當作縱古文雖通而注不音明其當作縱也并下後從同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
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
延常嬰甲冑擁衞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集解王補曰全下疑有脫字
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
收之養至成人謝承書曰養育成人以妻同縣人王氏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
令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汝陰縣西北集解先謙曰注見岑彭傳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
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

至而死【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既至城門而死故下云殯于門外延率掾吏【集解】先謙曰官本作率吏掾史引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此宜爲史王會汾云案正文掾史上加吏字不成文句詳劉攽刊誤當是正文作延率掾吏故監正吏當爲史也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富姓宗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傅宗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宗輿服出入擬于王侯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晏子曰晏子布衣鹿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之貧也粲衣之惡也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左傳曰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已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揮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小黃縣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漢官儀注曰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黃北後爲作陵廟於小黃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有丹蛇在水自洗濯入於梓宮其浴處仍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園陵寢殿司馬門鍾虡衛守小黃有祭器籩豆鼎俎之屬十四種廟基尚存焉時延爲部督郵詔呼引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車駕過外黃

詔問陳留太守畱有功曹虞延耶太守對曰今爲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府事延具以狀對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陵樹枝蘖皆諳其數株根也蘖伐木更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枝作株是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敕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封丘今汴州縣也集解惠棟曰續漢志云乘輿羽蓋華蚤注云徐廣云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車也東京賦云植翠羽之高蓋薛綜云今謂之羽蓋車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㠯爲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迺制詔曰㠯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貰放也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謝承書曰況字文伯京兆杜陵人也代爲三輔名族該總五經志節高亮爲陳留太守性聰敏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章和元年詔以況爲司徒玉姓音宿集解先謙曰官本玉作王王會汾云玉篇金玉之玉魚錄反點在中畫下其音宿者點在中畫上監本作玉今改從王光武帝紀建武二十三年以陳留太守玉況爲大司徒注引謝承書誤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黃門馳問之即日召拜公車令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九引謝承書云延辟司徒侯霸府正旦百官朝賀上望見延在公府掾屬中覸小黃門問曰

故陳留督郵延非耶對曰是遂前召見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
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篣捶也音彭信陽侯陰
就就光烈皇后弟也就本傳信作新迺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迺臨御道之館親
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迺回欲趨東延
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齊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何患對曰患社鼠公曰何謂社鼠對曰社鼠不可熏人君之左右亦國之社鼠也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
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續漢志曰凡郎官皆主執戟宿衛也帝知延不私
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
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五引謝承書云延廣宣德化勤修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盜賊弭息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以
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
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

未嘗加禮帝既異之迺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敢容積三年不用於是上乃自敕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

拜郎中遷玄武司馬玄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一人秩千石見續漢志衍在職不服

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

是吕延為明三年徵代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

府十餘年無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吕楚

謀告延延吕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孫弘郡國有從事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郡功曹從事理中從事之類是也見續漢志集解惠棟曰論衡云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發覺坐誅續漢志云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宏等交通皆自殺或下獄伏誅

吕弘交通楚王而止竝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

延遂自殺集解惠棟曰樂史云延墓在東明縣西北二十里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餧餧餓也謝承書曰身沒之後家貧空子孫同衣而出并日而食

延從曾孫放字子仲集解惠棟曰纂邑陳留索晉庫

上里社銘云延弟曾孫放字子卿少爲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爲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爲司空集解惠棟曰銘云歷太僕太常而至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爲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孔靈符會稽記曰射的山南有白鶴山此鶴爲仙人取箭漢太尉鄭弘嘗采薪得一遺箭頃有人覓弘還之問何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爲難願旦南風暮北風後果然故若耶溪風至今猶然呼爲鄭公風也從祖吉宣帝時爲西域都護謝承書曰其曾祖父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武帝時徙彊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護中子兗州刺史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候也弘少爲鄉嗇夫謝承書曰爲靈文鄉嗇夫愛人如子續漢志曰其鄉小者縣署嗇夫一人主知人善惡爲役先後知人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也集解惠棟曰虞預會稽典錄云宏爲靈文鄉嗇夫民有弟用兄錢者未還之嫂詐訴之宏宏賣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慙愧遣其婢索錢還宏宏不受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所主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絶見續漢志見而深奇之召署督郵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爲郡督郵上計吏時計掾句

章任尚居素溫富乘鮮車駕肥馬宏恆在後尚輒罵宏無恤容宏
尚在京師遊學既而俱見府君府君所問宏無不對而尚不知出
又問宏掾行道數相摧辱何以不答宏謝曰過奉顯使無光國之
美馬羸行遲時恐失期賈以相催促自是其宜愚闇兩虎共鬭大
者必傷小者必死兩爲無益故不敢答
府君歎曰此謂長者太守所不能也
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
守焦貺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貺門徒數百人
嘗舉明經其妻勸貺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周壽
昌曰傳云同郡河東太守焦貺則貺應爲會稽人袁作陳留
人有異至紀作博士此作太守則袁紀述其始傳述其後也
楚王
英謀反發覺已疏引貺也疏書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
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已逃其禍弘獨
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
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爲騶令
騶今兗州也謝承書曰
弘勤行德化部人王逢
等得路遺寶物縣於道衢求主還之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疊騶
獨致兩偶熟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
以狀聞詔書以爲不然遣使案行如言也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
云詔云朕治京師尚不能擾蝗鄒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案驗之
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
謝承書曰弘消息繇賦政不煩
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

道揆譏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爲宰相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郡人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宏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案虞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四遷建初集解先謙曰初下當另有初字誤脫爲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集解惠棟曰漢官儀云尚書臺初入臺爲郎中滿歲爲侍郎五歲遷大縣令也弘奏以爲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樂音五孝反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爲長集解劉攽曰案文少一令字但云千石不知何官但云史不合上文帝從其議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請使郎補縣令令史爲長上從其議自此爲始案百官志令千石長四百石小者三百石也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集解惠棟曰謝承書自序云承父嬰爲尚書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于省閤爲臺郎升複道取急因得開覽案弘所陳事詳見袁宏紀出爲平原相集解錢大昭曰平原爲國在殤帝建平元年當建初時未有此國也考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爲平春王未幾王薨國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衆爲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東冶縣屬會稽郡太

國地理志云漢武帝名爲東冶後改爲東候官今泉州閩縣是集解惠棟曰前志冶縣屬會稽後漢光武改曰章安晉書地理志云後漢改東冶爲候官都尉宋前漢有冶縣無東冶後漢有東部候國或云即候官之譌也汎海而至風波艱阻

沈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嶠嶺也夷平也集解洪頤煊曰前書武紀元鼎五年遣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出零陵下離水是零陵桂陽嶠道本舊時所有弘特修通之閩粵傳樓船將軍僕上書請擊東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嶺待命此即出豫章下湞水之道至今遂爲常路今謂范曄時也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說文曰帑金布所藏之府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爲太尉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五十引謝承書云弘爲太尉因讓不就西曹掾曰天子已白陵廟宜當拜又云永和之初太尉鄭弘臨朝審謂日旰忘食御覽十一引謝承書云章和元年有詔以鄭弘爲太尉時旱朝廷百僚皆暴請雨夏炎熱小雨輦官即還舍宏獨曰不旋大雨如注稼穡遂豐時舉將第五倫集解惠棟曰傳子云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爲司空班次在下

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

其間以雲母飾所風也由此目爲故事在位四年奏尙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目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洩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幷言竇憲之短集解惠棟曰事見袁宏紀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沒悉還賜物敕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目還鄉里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爲太尉以日食免與此異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叔或作升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剖符解見杜詩傳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迺止及憲被

誅公卿已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因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爲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爲光祿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爲太常其冬代尹勤爲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痼猶廢也）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之以勝爲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爲怨迺立和帝兄淸河孝王子祐是爲安帝（集解劉攽曰案安帝名祜此作祐字之誤也見說文亦作祜）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集解惠棟曰續志章與王尊叔元茂等謀欲閉宮門也）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衆蔡倫劫尙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爲遠國王（遠遠之國也）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幷日而食（集解黃山曰此文勝字當在事覺上安紀永初元年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平原懷王勝傳延平元年封八年薨與紀合則勝無策免事諸王之廢亦不得爲策免此策免自屬章也勝有痼疾安紀勝傳亦皆明載殤帝生始百日養於民間和帝崩始

迎立之見鄧皇后紀則謂后發爲己子故立之及勝疾非痼均不過據當時章所自執之詞非事實矣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爲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之藹夫之望詩云顒顒昂昂藹夫之望王無絕天之釁地有既安之埶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集解王會汾曰諸本同案王字當作主卽謂安帝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己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己下議卽斗筲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悅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答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贊曰朱定北州敵成龍尤鮒用降帑帑虜也延感歸因鄭賈怨偶代相爲仇左傳曰怨偶曰仇周章反道小智大謀易曰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朱馮虞鄭周列傳第二十三終

後漢書二十三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三校補

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集解周壽昌曰自多猶自滿也注作多自取全非本意案多對少言莊子吾未嘗以此自多者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韓詩外傳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遠矣是自多乃言自足也多自取謂不肯取諸人以爲善亦是自足意

勿已前事自誤集解惠棟曰誤一作疑案文選作疑又書中如臨人親職及此猶河濱之人文選人本作民此宋本失未改回臨鏡窺影文選影作景舉措見功文選措作厝此古今字之別捐傳世世之慶祚文選世作葉多歷年世文選世作所此又宋本改回之誤行至阿東文選阿亦作河此毛刻之失若已此之功論於朝廷文選功下有高字與上文已爲功高天下應一內聽驕婦之失計文文選驕作嬌凡此罔爲文字之異固不僅誤一作疑也李善注文選例不作改選文此注則多本章懷之舊而引伸之本書集解王補引蔡邕獨斷一條亦本善注所有

而災異尤見者集解先謙曰官本尤作猶是錢大昭曰閩本作猶

顯宗大怒賜浮死錢大昭曰浮死之後國必除矣史不言國除失之案不言國除文意亦未了蓋本有脫誤

焉得長者之言哉集解惠棟曰如章懷注至與此略同也周壽昌曰此惜浮之明於料事而不能保身也若使如龔遂有王生之教使天子稱為長者之言安得卒攖帝怒而死也章懷引證是而未別加論釋故意不顯惠說誤案周說實善會注意蓋本傳前著浮之矜急自多論又斷浮之議諷苛察浮之死固自取也追感賈生之論是責君焉得長者之言是責臣文義各有所屬惠乃疑錄詞意相同疏矣浮之識諷既苛察且欲速即明非長者之言特所謂長者之言就言論不必就人論焉得者謂不能得與前書龔遂傳君安得之意有別至本書循吏傳序亦是言不能得耳周必牽入王生轉失范氏立論本旨

鬚鬢傳皆自鬄剔注剔音他狄反聲類曰亦鬄字音他計反謂剃去髮也案鬄於說文當為鬄與鬀之本文說文作鬄者迥別自俗書混鬄為鬄而音義遂晦章懷音鬄為他狄反即以別為鬄音鬄為他計反則讀鬄為鬀矣說文鬀鬄髮也鬄鬀髮也鬀鬄雖可互通而連用之則為雙聲疊韻字於義又微有辨故說文鬄下特申之曰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鬄是鬄別即鬀鬄謂既自髡其髮又自盡去其身毛也太史公報任少卿書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謂髡鉗之刑也鬄亦即鬄之沿譌

死所無恨錢大昭曰所無當作無所

與太尉東萊劉喜參錄尚書事錢大昭曰喜本紀作憙

虞延傳延卒掾吏集解劉攽云案郡有掾有史總名爲吏爲吏原譌爲史今正

時延爲部督郵錢大昭曰部應作郡玩下文呂陳留督郵虞延故句可見案續志郡監屬縣有五部督郵通典東西南北中爲五部延爲陳留南部督郵並見袁紀小黃縣在虞延部中故曰部督郵錢說誤

還經封丘注封丘今汴州縣也今衞輝府封邱縣治

二十三年司徒玉況辟焉集解王會汾云至注引謝承書誤案玉自有宿音史記封禪書公玉帶玉卽音肅不必改字且說文玉本無點尤不容分玉王爲兩字又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大司徒玉況堯詔始令二府去大則在二十三年自應仍稱大司徒，傳脫大字況既卒在建武時謝承書永平之誤益明矣

有新野功曹鄧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鄧寅案寅當卽演之誤衍演通作

鄭宏傳宏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宏事博士陳留焦貺至傳逃其後也柳從辰曰今學海堂本袁紀但云博士焦貺無陳留二字蓋據後文

宏送貺喪及妻子於陳留遂假定其爲陳留人耳案焦貺役創
欒恢傳之焦永是則其名尚難確定安能確定其爲何郡人

拜爲騶令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至遺案驗之柳從辰曰書鈔七十八引會稽典錄云宏爲鄮令魯國當春霜隕殺物鄮縣獨無也案此與注引謝承書春旱事相反或別爲一年事

遷淮陰太守集解劉攽曰案漢郡無淮陰者當是淮陽此時未爲陳國也下文又少一初字惠棟曰會稽典錄云宏遷臨淮太守至案廣預樂史皆云宏爲臨淮太守劉攽臆說以爲當作淮陽非也柳從辰曰書鈔七十引謝承書作臨淮太守御覽二百六引同御覽二百六十亦引作淮陰太守與本傳同詳光武建武十五年立子衡爲臨淮公未及進爵爲王而薨無子國除則國必復爲郡故朱暉嘗爲臨淮太守顯宗永平十五年又改臨淮爲下邳國以封子衍郎不應仍有臨淮太守據章懷引謝承書永平十五年蝗起太山宏尙爲鄮令遷官當在改置下邳國之後抑不當更作臨淮太守矣案柳說是也楚獄起永平十三年十一月十四年四月王英自殺十五年四月改臨淮爲下邳國均見明紀改國距楚獄之起中間僅隔年餘宏時爲貺上章訟罪又送貺喪還葬後乃拜騶令則爲令自當在十五年矣謝承書固爲近之也郡已更名置國安得復有臨淮太守乎惟淮陽王延於永平十六年以罪徙封阜陵國復爲郡宏蓋適於

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
爲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唐虞時流共工放驩
兜殺三苗殛鯀堯爲五帝之一故舉言焉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大辟罪之大者謂死刑也刻肌謂墨劓臏
刖集解周壽昌曰東觀記此兩句上無是以二字放殺作放竄下句有是以五帝三王之刑除殘去亂鞭朴不可弛于家刑法不可
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七句本傳皆節去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論語
載孔子之言也五帝三王皆以仁義而化而能用肉刑以正俗是爲勇也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
義易繫辭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繫辭亦孔子作故稱又曰高帝受命誅暴
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高祖定天下使蕭何次律令文帝寬惠柔克遭
世康平克能也言以和柔能理俗也尚書帝典曰高明柔克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無帝典二字唯除省肉刑
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家室文帝除肉刑并相坐律令餘則仍舊不改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並作坐是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
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凡首匿者爲謀自藏匿罪人至

宣帝時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祖父母罪餘至殊死上請知從
謂見知故縱武帝時立見知故縱之罪使張湯等著律並見前書
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爲謀上多每字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內
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
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
百有餘事王嘉字公仲平陵人案嘉傳及刑法志並無其事統與
嘉時代相接所引固不妄矣但班固略而不載也集解
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以建平二年十月爲御史大夫三年四月
爲丞相元壽元年三月下獄死爲相不過二期安得數年之間虧
除百餘事宜平班史之不取愚則以嘉爲相出入三年言年數矣祭遵傳
大漢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注云漢興至此二百餘年言數百者謂
以百數之須知古人自有此等文法二百年可稱數百載二年何
不可稱數年班史紕漏多矣不害爲良史若以耳食之見有意尊
班抑范則非也惠棟曰東觀記載統奏云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孝
成孝哀即位日淺聽斷尙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
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云云統言王嘉等明不專指
嘉也前書何武傳服罪者爲虧除顏注虧減也減除其狀或不便
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體政體也傅音附集解惠棟曰
左左帷也先謙曰尙書敷奏今文作傅奏伏惟陛下包元履德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權云包五常履九德

時撥亂撥理也公羊傳曰撥亂代反之正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回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其善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陛下宜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其不善者而改之云云案刑法志載元帝議減律令詔書成帝河平中復下詔議減死刑蓋自初元以至建平代有虧除故統欲復舉而詳擇之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釐猶改也統今所定不宜開可集解周壽昌曰開啟也謂啟其端也言不宜開嚴刑之端而可其奏也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今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集解周壽昌曰若即或也是今之所謂雙請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尚書咎繇謨之詞也庸用也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必當

也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尚書呂刑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孔安國注云咎繇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此作爰爰於也義亦通衷音丁仲反下同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也厝置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殺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集解蘇輿曰公羊莊三十二年傳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注宜引此所以防患救亂全安衆庶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內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初元元帝年也建平哀帝年也集解官本考證曰何焯云前書初元則刑法志中載元帝議律令詔書若哀帝則絕無減刑罰事想以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減死刑統因誤以爲哀帝之建平注家竝不細尋遂以爲班固失之略耳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閒者三輔從橫羣輩竝起從音子用反橫音戶孟反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東觀記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竝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煙火見未央宮前代未嘗

所有其後隴西新興北地任横任崖西河漕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庫兵劫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集解劉攽曰注前代未嘗所有案文當云前代所未嘗有先謙曰官本注漕作曹案東觀記本作漕作所未嘗有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孔光字子夏師丹字公仲並哀帝時丞相光明習漢制及法令丹初以論議深博徵入爲光祿大夫皆有議見前書議上遂寢不報上音時掌反集解周壽昌曰光武紀建武二年三月特詔省刑法三年詔所名捕皆不得繫五年大赦天下又詔出繫四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五年詔三輔自殊死以下皆赦除之七年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皆十二年以前事自梁統陳奏雖經公卿駮議上寢其言然從此終帝世無赦除之詔也後出爲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集解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水經注云陵鄉世謂之梁侯城案東武城屬清河國洪頤煊曰皇后紀舞陰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此傳陵上脫延字明帝紀亦作陵鄉侯梁松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

松字伯孫少爲郎尙光武女舞陰長公主集解周壽昌曰舞陰名義王世祖長女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迺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集解王補曰案本書馬援傳松於援宿懷不平因事構陷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則松之傾險不勝誅矣范史備詳援傳而於松傳不一及焉是謂史法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元中擢爲黃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永初中爲長樂少府松弟竦

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孟喜字長卿東海人見前書弱冠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既徂南土歷江湖濟沅湘湖謂洞庭湖在今岳州水經云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注云入洞庭會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

身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東觀記載其文曰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鳴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抉目眥於門閭吳荒萌其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北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辟亦然屈平濯德兮絜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隕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業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勳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鑣轄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臨眾瀆之神林兮東勑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爲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敗眞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太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爲期集解王會汾曰注關北在篇言踰逢比干以直諫死其事著在篇籍也諸本皆誤作關北楊生敗眞謂楊雄作反騷義乖貞烈也監本誤作撒貝今從朱本改惠棟曰雖吞刀以奉命雖當作胥謂伍員也推賈傅其違指兮楊慎云賈誼弔屈原爲違旨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

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左傳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孟子云仲尼成春秋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性好施不事產業長

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疎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與親族自無所服服猶用也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禮記曰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士一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竝無所就有三男三女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竦長女嫕及二貴人嫕即樊調妻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己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新城今洛州伊闕縣也宮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禪禪古禪字也奏記三府以爲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求申理而

議之也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會後召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曰以蝗飛過京師召見對說因具言禮記也因白禮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良頗也良久頗久也或曰良久少久也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集解見光武紀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嫕嫕音於計反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迺敢昧死自陳所天臣以君為天故云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文帝即位尊薄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太后母前死櫟陽迺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

圍儀也　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宣帝初生因王夫人死無所歸史良娣母貞君養視焉宣帝即位以舊恩封史恭三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殊猶過也及弟棠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骸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集解王補曰案本書竇皇后紀及袁宏紀是時三公請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敬陵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　帝覽章感悟迺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上乃別見憑憑具自陳說上歔欷流涕也具陳其狀迺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閒累資十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人擢樊調爲羽林左監調光祿大夫宏兄之曾孫也宏光武舅也　於是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尊尊親親其義一也禮記曰上正祖禰尊尊也下正子孫

親親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詩小雅也毛萇注云鞠養也撫厚也鄭玄注云畜起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極已也欲報父母之德昊天乎我心無已也朕不敢興事覽於前世太宗中宗實有舊典太宗文帝也中宗宣帝也追命外祖㠯篤親親其追封謚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恩成侯昭帝母趙婕妤帝即位追封婕妤父為順成侯宣帝即位追封母王夫人父迺始為恩成侯各置園廟也魂而有靈嘉斯寵榮好爵顯服㠯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嬿及扈備禮西迎竦喪竦死漢陽獄故自西迎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獄下有中字故下無自字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東園署名主知棺椁漢儀注王侯葬腰㠯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為之匣字或作柙也建塋於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子棠為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東昌府堂邑縣東南四十里棠弟雍乘氏侯集解惠棟曰乘氏縣名屬濟陰郡先謙曰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雍弟翟單父侯集解惠棟曰單父縣名屬濟陰先謙曰注見光武紀邑各五千戶位皆

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諸梁內外以親疎竝補郎謁者棠官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爲侍中有罪免官諸梁爲郎吏者皆坐免

商字伯夏雍之子也少以外戚拜郎中遷黃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託椒房被蒙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職慄驚懼惶戚不遑甯處披露赤誠敢遂狂狷謹上屯騎校尉印綬上乃許馬以特進就第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爲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爲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卽拜商迺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集解〕惠棟曰案雜事祕辛商夫人陰桂之女追號開封君開封縣故城在今卞州浚儀縣南〔集解〕先謙曰今開封府祥符

縣南五十里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商爲朝廷敬憚其委任自前世外戚禮遇尊顯所未曾有商門無駐馬請謁之賓謙虛抱損九命彌恭漢興以來妃后之家亦無商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集解惠棟曰孫楓云巨姓漢有巨武爲荊州刺史其呂切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東觀漢記商少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天資聰敏昭達萬情舉措動作直推雅性務在誠實不爲華飾孝友著于閨閫明信結于友朋其在朝廷儼恪矜嚴威而不猛退食私館接賓待客寬和肅敬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皆若在己輕財貨不爲之畜積故衣裘裁足卒歲奴婢車馬供用而已朝廷由是敬憚委任焉集解先謙曰宮本注不爲下無之字每有飢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已惠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商嘗曰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弟中外饑年穀貴有餓餧輒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於四城外給與貧民檢御門族未嘗以權盛干法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內者令石光內者署名令一人秩六百石屬少府見漢官儀也

尙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集解】惠棟曰續志張逵等與騰賁爭權也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集解】通鑑胡注言不用懼禍且及也既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集解】惠棟曰續志逵等自知事不從各奔走或自刺解貂蟬投草中逃亡皆得免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迺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春秋經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師微國也曷爲序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集解】惠棟曰范文子後人恐代帥受名是功在元帥也先謙曰官本注上使作表下使作序故賞不僭濫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㠯同致康乂也左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集閹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言久繫則細微之事引牽而成大也非所㠯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禮記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㠯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兆人作兆民蓋後人徊改宜早訖竟㠯止逮捕之煩逮及也辭所連及卽追捕之也帝迺納之罪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商疾篤移歸舊第勑子冀等曰吾㠯不德享受多福生無㠯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唅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唅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唅以貝士飯以珠唅以貝也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秖增塵垢雖云禮制亦有權時權時謂不依禮也集解王補曰袁宏紀作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顧雖有聖人之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集解王補曰袁宏紀此下有朝廷用度常若不足豈宜重為國損氣絕之後載至冢舍卽時殯斂斂㠯時服皆㠯故衣無更裁制殯已開冢冢開卽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禮記曰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集解王補曰袁宏紀篇末作上無損於國下從吾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及薨集解先謙曰御覽五百五十二引續漢書云大將軍梁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極終以薤露歌之坐中流淚其年八月而商薨帝親臨喪諸

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目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
二十八種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前書音義曰以柏木黃心爲椁曰黃腸也集解劉攽曰案文衍一之字錢
二百萬布三千匹皇后錢五百萬布萬匹及葬賜輕車介士輕車兵車
也介士甲士也賜諡忠侯中宮親送集解先謙曰官本同王會汾云監本誤作中宮案商女爲順帝后妹爲貴
人此中宮謂皇后親送父喪也若中官則中常侍謁者之屬不得云親送矣今改正帝幸宣陽亭每城門皆有亭部宣
陽門之亭也集解通鑑胡注洛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案董卓傳孫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注云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
三門瞻望車騎東觀記云初帝作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背去國家都玆玄陰幽居冥冥靡所宜窮也子冀嗣
冀字伯卓集解先謙曰官本卓作車爲人鳶肩豺目鳶鴟也鳶肩上竦也豺目目豎也洞精矘
眄洞通也矘音宅蕩反說文目睛直視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明了集解周壽昌曰案非口吃之謂也口吟口中喁喁
私語聽之不絕聲審之不成句傳寒論中所謂鄭聲也舌言言出口卽斂不明白宣示所謂含胡也皆奸人相也裁能書
計少爲貴戚逸遊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挽滿猶引張也藝經曰彈棊兩人對局白
黑棊各六枚先列棊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格五前書吾丘壽王善格五音義云簺也音蘇代反說文曰簺行棊相塞

謂之塞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卽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集解惠棟曰劉昫云鮑宏博簺經一卷六博楚詞曰琨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集解惠棟曰劉昫云鮑宏小博經一卷蹴鞠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蹴鞠兵埶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之戲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卽攤錢也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雞初爲黃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將越騎步兵校尉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拜步兵校尉上書列校之職上應天工下厭羣望實非愚臣所宜執金吾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二百三十七引謝承書云冀爲執金吾歲朝託疾不朝司隸楊雄治之詔以二月俸贖罪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呂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卽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迺推疑於放之怨仇集解通鑑胡注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託其詞疑放之怨仇爲之請以放弟禹爲洛陽令安慰放家欲以滅口集解通鑑胡注注非也冀請于商以放弟爲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之宗親賓客以快己忿耳周壽昌曰冀推疑於放之仇家而以其弟禹爲令注故云云然殺之則

可曰滅口戲官放弟以安慰其家是塞口以泯怨也注云滅口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商薨未及葬順帝迺拜冀爲大將軍集解先謙曰司馬光云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較於成帝闇又甚焉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及帝崩沖帝始在繈褓太后臨朝詔冀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錄尚書事冀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沖帝又崩冀立質帝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冀曰集解通鑑胡注曰目者眡目而著視之此跋扈將軍也跋扈猶强梁也集解惠棟曰毛詩云無然畔援鄭康成云畔援跋扈也孔穎達云跋扈凶横自恣之貌漢唐扶頌云夷粵掄扈掄與跋古字通胡氏釋跋扈穿鑿不可依据今所不取陸德明云跋蒲末反扈音戶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集解通鑑胡注煮餅今湯餅也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內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元年益封冀萬三千戶增大將軍府舉高第茂才官屬倍於三公漢官儀三公府有長史一人司徒府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也又封不疑爲潁

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冀子胤襄邑侯各萬戶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戶幷前所襲合三萬戶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迺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爲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解見皇后紀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墮馬髻者側在一邊折腰步者足不任體齲齒笑者若齒痛不折析始自冀家所爲京師翕然皆倣效之齲音丘禹反集解惠棟曰馬縞古今注云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呂氏春秋市邱之鼎視之蟜焉高誘云蟜讀如齲齒齲之齲蓋當時之語也洪頤煊曰齲當作齲說文齲齒不正也考工記鄭注人之牙齒參差謂之齲詩曰巧笑之瑳瑳卽齲字說文齲齒參差卽巧笑之貌風俗通以爲若齒痛不折析失其義矣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鄭玄注周禮云軿猶屏也所用自蔽隱也蒼頡篇云衣車也形制上平異於常也埤幘狹冠埤下也音頻彌反一音皮彼反折上巾蓋折其巾之上角也擁身扇大扇也狐尾單衣後裾曳地如狐尾也壽性鉗忌鉗鈇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鈇物也鈇

音女輒反集解惠棟曰鉗謂飛鉗也忌忌克也鉗亦作箝許慎云箝箝也謂箝鉗其舌也說文云鉗以鐵有所劫束也方言云鉗也郭璞鉗害也又惡也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友姓也東觀記友作支通期有微過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胤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案壽兄孫禮爲沛相見風俗通壽從子孫訓宗所不知書因壽氣力起家拜太倉令冒名而爲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它罪籍謂疏錄之也閉

獄掠拷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摯虞三輔決錄注曰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也從貸錢五千萬[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注云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而性儉悋嘗宿客舍屋錢直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不知實是景卿從子瑞辟梁冀掾奮送絹五匹食以乾魚冀問奮何以相送瑞以實對冀乃以一乘安車遺奮從貸錢五千萬也瑞字君榮見王允傳奮以三千萬與之[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八十四引續漢書作奮以五百萬與之御覽八百三十五引五千萬作二十萬五百萬作十萬冀大怒迺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臧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上第一也第乘輿迺其次焉[集解]惠棟曰獨斷云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于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吏人齎貨求官請罪者[集解]通鑑胡注請罪謂請求以脫罪也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集解]劉攽曰案古無妓字當作伎而使人

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集解〕通鑑胡注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已妻然不以道取之曰略毆擊吏卒〔集解〕先謙曰官本毆作歐所在怨毒〔集解〕通鑑胡注毒痛也冀迺大起第舍〔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冀于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奧深室也連房洞戶洞通也謂相當也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牖小窗也綺疏謂鏤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圖以雲氣仙靈〔集解〕汪文臺曰御覽百八十八引張璠漢記云冀起臺殿梁柱椽桷鏤爲青龍白虎畫以丹青雲氣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蹬陵跨水道架虛爲橋若飛也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永昌太守鑄黃金蛇獻之冀益州刺史种暠發其事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二崤山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集解〕惠棟曰毛晃云輦車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

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諸有山藪邱荒皆樹旗大題曰民不得犯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迺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爲識(集解)惠棟曰鄭康成周禮注氏物皆有刻識謂刻而識之也識音式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云死者十三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集解)通鑑胡注謂姦民及亡命者或取良人悉爲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迺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贊不名禮儀比蕭何事見王莽傳也(集解)通鑑胡注蕭何惟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何嘗謁贊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悉以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

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以定陶陽成是四縣〔集解〕通鑑胡注陽成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先謙曰官本注是作足是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㠯殊元勳每朝會與三公絕席（絕席別也）十日一入平尚書事（謂平議也）宣布天下爲萬世法冀猶㠯所奏禮薄意不悅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決之宮衛近侍竝所親樹（樹置也）禁省起居纖微必知〔集解〕惠棟曰袁宏紀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集解〕通鑑胡注字書牋表也識也書也左雄傳文吏課牋奏自後世言之奏者達之天子牋者用之中宮東宮將相大臣檄者徵召傳令用之非所以謝恩也竊意自蔡倫造紙之後用紙書者曰牋用木書者曰檄故言牋檄謝恩也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賓客布在縣界㠯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好蠹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明將軍㠯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㠯補朝闕〔集解〕通鑑胡注補朝政之闕宛爲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㠯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

爲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爲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爲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適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集解惠棟曰陳羣汝頴士論云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頴川士雖務忠謹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此董仲舒對策之詞著引而略之也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易繫辭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爲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頤神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四馬懸其安車傳子孫欲令冀遵致仕之禮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四作駟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集解惠棟曰史記范雎言也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

若丹朱尚書禹謂帝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尚書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御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迺變易姓名後託病僞死結蒲爲人市棺殯送冀廉問知其詐廉察也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丞相選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史皆斗食遷補御史三輔決錄云丁邯舉孝廉爲郎故侍郎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始改用孝廉邯稱病不就詔問病差爲郎否對曰臣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危亦高詞峻也與著友善先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爲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迺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爲光祿勳又諷衆人共

薦其子肖（集解）惠棟曰別傳作嗣　爲河南尹肖一名胡狗時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恥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冀諷州郡以它事陷之（集解）惠棟曰司馬貞云謁謂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胡三省云言過其門因而謁之禮不專案胡說非也冀與不疑有隙融明不知而謁之冀因以他事陷之也　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二年封不疑子馬爲潁陰侯（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作焉　肖子桃爲城父侯（集解）惠棟曰袁紀桃作兆又建和元年封也　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集解）通鑑胡注冀祖雍封乘氏侯冀封襄邑侯又嗣乘氏侯又封其子肖襄邑侯弟不疑潁陽侯蒙西平侯不疑子馬潁陰侯肖子桃城父侯是七封侯也恭懷順烈懿獻三皇后　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集解）通鑑胡注卿九卿也將中郎將也尹河南尹也校諸校尉也　在位二十餘年（集解）通鑑胡注順帝永和六年冀爲大將軍至延熹二年凡十九年　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寮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己而不

得有所親豫帝旣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集解）惠棟曰因別傳作援小黃門徐璜陳災異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集解）惠棟曰事詳別傳王補曰略見本書五行志六延熹元年注引梁冀別傳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蓋掖庭署人之名香卒宣更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爲貴人冀因欲認猛爲其女以自固迺易猛姓爲梁時猛姊壻邴尊爲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沮壞也恐尊壞敗宣意不從其改梁姓也迺結刺客於偃城刺殺尊（集解）惠棟曰續志冀使太倉令秦宮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相比比相鄰也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集解）通鑑胡注具姓也左傳有具丙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迺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集解）通鑑胡注使惲入禁中直宿以防超等而無上旨徑使惲入自特威行宮省故然具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四校補

梁統傳曰貲十萬徙茂陵錢大昭曰閩本十作千案前書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貲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則貲十萬者明不中徙十字疑本誤

拜騰酒泉典農都尉侯康曰前志農都尉武帝初置續志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劉注引魏志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是漢官本無典字操始加之耳水經河水注上河在西河富平縣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然考前書參傳仍但云農都尉道元蓋誤以後世官名稱之此傳之誤亦同

更封高山侯集解錢大昕曰高山縣名屬臨淮郡案高山縣續志屬下邳國今洪澤湖中故泗州之東

義者政理案政與正通理本治字章懷避改下文天下稱理及或不便於理皆同

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注凡首匿者爲謀自藏匿罪人錢大昭曰閩本注自亦作首

丞相王嘉至百有餘事集解王鳴盛曰近儒謂王嘉案此近儒指何焯

誠不宜因循季末衰亂之軌官本亂作徵錢大昭曰閩本作徵

議者吕為隆刑峻法錢大昭曰議者指杜林見林傳

至初元建平所滅刑罰百有餘條集解何焯云至遂吕為班固失之略耳案梁統身歷哀平之世何至對狀申議並誤年號倘書又曷為不駁之且東觀記明有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之文益卽成帝河平中下詔議滅之案至哀帝建平初乃定議實滅統對狀據其終言之固非有誤也

迺作悼騷賦繫玄石而沈之集解先謙曰注伊周當作伊尹謹案官本注亦作伊尹

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柳從辰曰袁紀作家屬與舞陰公主居新野與此異案舞陰乃長公主不言長蓋降也二貴人早失母舞陰為其伯母實長養之故辭連及見后紀

松子扈遣從兄禮注禮古禪字也柳從辰曰袁紀禪作禮

封子棠為樂平侯集解惠棟曰樂平縣名屬濟陰郡柳從辰曰續志東郡樂平侯國故淸章帝更名前志注引應劭說同故其地今與東昌之堂邑近也案東郡雖與濟陰毗連續志濟陰郡之離狐廩丘鄄

由東郡改屬而樂平之屬濟陰則前續志皆未言當係惠氏之誤

請吕放弟禹爲洛陽令集解通鑑胡注 至 吕快已忿耳 侯康曰李注不誤而胡氏誤趙紹祖云放之宗親孰有親於其弟者乎禹而滅其兄之宗親賓客是自滅也蓋既推求放之仇怨而殺之又使捕仇怨家之宗親賓客而盡滅之則無人爲被誣殺者告理己之嫁惡於人可冀終無後患即吕放官子其弟而使爲己用是外爲安慰放家而實則欲以滅口也

齵齒笑集解洪頤煊曰齵當作齲 至 失其義矣 錢大昭曰次兒繹云說文竘匠也讀若齵方言竘或謂之巧然則齵齒笑猶巧笑也案說文齒部有齲無齵故洪氏吕爲當改字然牙部稱之重文疋作齵是說文本有齵字即稱字耳故立部竘下注引之錢氏借方言吕通齵之訓可謂說簡而明

而實崇孫氏宗親集解惠棟曰 至 拜太倉令 侯康曰御覽二百四十二壽從弟安以童幼拜黃門侍郎羽林監

悉吕定陶陽成餘戶增封爲四縣比鄧禹注冀初封襄邑襲封乘氏更吕定陶陽成是四縣 案上文陽嘉二年封商子冀爲襄邑侯商讓未受故建和元年又封冀子

亂爲襄邑侯則冀僅襲乘氏並未受封襄邑兹云四縣者並其子封國數之又冀建和和平兩次益封必皆取之定陶陽成兩縣餘戶亦無幾故冀謂禮薄意不悅也

比屋可誅集解通鑑胡注比毗寐反連次也 沈銘彝曰前書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封本書楊終傳亦言堯舜之民可比戶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案此出陸賈新語已見楊終傳注

冀召補令史以辱之集解惠棟曰漢舊儀云 至 耻以孝廉爲令史職耳 案續志劉注引梁冀別傳元嘉二年加冀禮儀置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冀辱劉常當卽在是時續志大將軍府原有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大將軍職如三公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又稱班固記漢承秦置官本末皆孝武奢廣之事世祖節約之制宜爲常憲則中興大將軍府令史必已減於百石減於百石卽斗食矣世祖改用孝廉爲郎丁邯雖以非儒藏不肯爲然後遂沿爲故事安帝時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冀乃補常爲斗食小吏是重屈辱之也

冀諷州郡以他事陷之集解惠棟曰 至 冀因以它事陷之也 案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見融本傳

無少長皆棄市侯康曰水經河水注載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暉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是冀後未絕也

百姓莫不稱慶侯康曰常璩犍為士女讚趙敦字建侯武陽人也初為新都令德禮宣流三司及大將軍梁冀累辟終不詣冀辟書不絕後冀自殺使者監守不使人弔問敦獨往弔祭訖自拘有司天子赦之